

人际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的关系:孤独感和年级的作用^{*}

张荣伟¹ 柯少菁² 连榕³ 李丹⁴

(1.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州 350001; 2. 福建商学院传媒与会展学院,福州 350012; 3.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州 350108; 4.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上海 200234)

摘要: 基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本研究采用人际交往能力问卷、孤独感量表和生命意义量表对福建省三所大学的1476名大一和大二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人际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以及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和年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交往能力和孤独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交往能力显著高于女生,孤独感显著低于女生;(2)交往能力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与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均呈显著正相关,而孤独感与它们均呈显著负相关;(3)孤独感在交往能力与拥有生命意义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年级的调节。与大二学生相比,大一新生孤独感的中介效应更大。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交往能力对生命意义的作用过程,为针对性提升大学新生生命意义提供方向指导和实证依据。

关键词: 人际交往能力; 生命意义; 孤独感; 年级; 大学生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精神生活却相对滞后。不少年轻人在追求名利满足的同时,忽略了精神层面的提升,导致自我逐渐迷失,出现“空心病”现象(徐凯文,2016)。“空心病”的本质是缺乏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即生命意义。通常认为,生命意义是个体从其经历或经验中抽取的生活意义,主要包括生活的目标和重要性(Heintzelman & King, 2014; Steger, Frazier, Oishi, & Kaler, 2006)。生活中,人们需要厘清自己、世界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知道自己是什么,将要做什么,并努力达成目标,从而确立存在的重要性和价值感(Emmons, 2003; Steger, 2009; Steger, Kashdan, Sullivan, & Lorentz, 2008)。因此,澄清生命意义的影响因素及过程,帮助人们重拾内心的丰盈引起意义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人是在关系中追求“意义”的存在(Heine, Proulx, & Vohs, 2006),个体毕生都在寻求有意义的联结感(李丹, 2008)。个体需要依据他人对自己的回应,觉知和定位自我的存在(Buber, 1965; Josselson, 1995)。他人的回应影响

自我存在感(sense of self),人际关系是生命意义的重要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人际关系的质量(静态的人际关系),如联结感、归属感、人际和谐或人际满意(Lambert et al., 2013; O'Donnell et al., 2014; 高原, 2012),以及人际互动(动态的人际关系),如人际拒绝或接纳、忽视或遗忘他人、亲社会、感恩和宽恕他人(King & Geise, 2011; Kleiman, Adams, Kashdan, & Riskind, 2013; Stillman et al., 2009; Van Tongeren, Green, Davis, Hook, & Hulse, 2016; Van Tongeren et al., 2015)两方面考察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人际关系隐含的因素众多,人际交往能力是其中之一。然而,很少研究从人际交往能力的角度考察人际关系与生命意义的关系。研究表明,人际交往能力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社会适应水平(Chen et al., 2002; Holt, 2014; Yang & Brown, 2015)。交往能力低下者容易被他人拒绝、排斥、孤立或忽视,其归属和关系的基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缺乏积极的社会联结感,造成内心的孤独(Chen, Wang, Li, & Liu, 2014; 曲可佳, 邹泓, 余益兵, 2010)。孤独感是指个体所期望的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无法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一种负性心理体验,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地重大项目(16JJD190004);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2019-01-07-00-02-E00005)。

通讯作者: 连榕, E-mail: lianrong1122@126.com; 李丹, E-mail: lidan501@163.com

常伴随空虚、寂寞、无助和郁闷等不良情绪反应(Ascher & Paquette, 2003; Weiss, 1987)。孤独感及相伴随的不良情绪可能会降低个体的自我存在感和生命意义体验。然而, 孤独感对个体生命意义体验的破坏作用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 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 孤独是人类存在的既定事实, 对孤独的恐惧是许多人际交往背后的驱动力。人类需要构建积极的人际联结以缓冲或对抗孤独感及其所带来的痛苦, 进而在积极的人际联结中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Yalom, 1980)。反之, 交往能力强容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获得积极的联结感, 避免产生孤独感, 从而维持或提高自我存在感和生命意义。综上可知, 人际交往能力可能通过孤独感进而影响生命意义。而且, 已有研究表明, 自我价值感(Stillman et al., 2009; 高原, 2012)、自我认同感(李海春, 2014)、目标或公正感(Stillman et al., 2009) 和社交焦虑(Baumeister & Leary, 1995) 在人际关系变量与生命意义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却未探讨孤独感在其中的作用。基于此, 本研究拟考察孤独感在人际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情境(context) 也是影响生命意义的重要因素(Rowles, 2008)。对大学生群体而言, 大一学生因新环境适应不良而导致的生命意义危机(crisis of meaning in life) 值得关注。大一新生刚刚离开父母家人, 进入一个新的校园, 对周围环境相对比较陌生, 新的人际关系也尚在建立中, 可能感受到更强的孤独感。因为在不同情境中个体对孤独的体验强度是不同的(Weiss, 1987); 在陌生或缺乏关系联结的环境中, 孤独感较为强烈。孤独感越强烈, 人际联结的动机也越强烈(Maner, DeWall, Baumeister, & Schaller, 2007), 获得人际联结的交往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相对而言, 大二及以上年级学生对周围环境已逐渐熟悉, 拥有较稳定的人际联结, 相应的人际交往动机相对降低, 交往能力与孤独感的关系相对减弱。由此可见, 与其它年级比较, 在大一阶段交往能力与孤独感的关系更强。换言之, 年级可能调节孤独感在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间的中介效应, 即可能对该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起调节作用(图1)。由于相比其它年级, 在时间上大二与大一更接近, 因此本研究拟以大二学生作为大一新生的对照群体, 探究年级对孤独感中介效应的调节。

综上所述, 基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与相关研究, 本研究试图探究人际交往能力对生命意义的

影响过程, 分析孤独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年级对该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的调节作用。由于生命意义的两个维度, 即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是不同的生命意义形态(Steger, Kashdan, Sullivan, & Lorentz, 2008), 因此把它们单独进行统计分析以检验假设模型。总之, 本研究将为大一新生适应性心理健康教育和生命意义提升提供方向及实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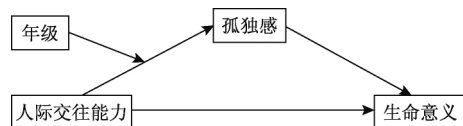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 抽取某省三所高校的1521名学生为被试。删除不认真填答及填答时间在正负3个标准差外的极端值等无效数据的被试45名(2.96%), 最终保留1476名(97.04%)被试的有效数据。其中男生964人(65.3%), 女生512人(34.7%); 大一学生752人(50.9%, $M_{\text{年龄}} = 18.61$, $SD = 0.80$), 大二学生724人(49.1%, $M_{\text{年龄}} = 19.71$, $SD = 0.76$)。总体的年龄在16~28岁之间, $M_{\text{年龄}} = 19.15$, $SD = 0.96$ 。75.7%学生来自乡镇或农村, 24.3%学生来自城市。对删除的无效样本与最后保留样本进行卡方检验和 t 检验, 结果发现删除(无效)被试和有效被试在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变量及人际交往能力、孤独感、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本研究中删除的无效样本为非结构性流失。

2.2 研究工具

(1)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ICQ) 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编制(Buhrmester, Furman, Wittenberg, & Reis, 1988)。该量表有主动交往、适当拒绝、自我表露、冲突管理和情感支持等5个维度, 共40个题项, 每个维度各有8个题项, 例如“邀请陌生人与你共同做某件事, 比如一起参加聚会”、“告诉关系密切者, 你并不喜欢他/她对待你的某种方式”等。所有题项均采用1~5点计分, 分值越高表示人际交往能力越强。以往研究表明,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魏源, 2005)。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

(2) 生命意义量表

生命意义量表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 包括拥有意义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和追寻意义 (the search for meaning) 两个分量表, 分别测量个体生命意义体验和追寻生命意义的动力。每个分量表包含 5 个题项, 例如“我很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正在寻找某种使我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所有的题项均采用 1~7 点计分, 分值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或追寻意义动力越强 (Steger et al., 2006)。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适合中国样本的研究 (刘思斯, 甘怡群, 2010)。在本研究中, 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0 和 0.84。

(3) 孤独感量表

孤独感量表 (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由 Asher 等人 (1984) 编制, 用于测量个体的孤独感水平 (Asher, Hymel, & Renshaw, 1984)。该量表包含 16 个关于孤独和社会不满的题项, 例如“我找不到人谈话”、“我觉得孤单”等。所有题项采用 1~5 点计分, 分值越高表示孤独感越强。以往研究表明,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刘俊升, 周颖, 李丹, 陈欣银, 2015)。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

2.3 研究程序

数据收集前获得被试所在学校许可和被试本人的知情同意书。由经过培训后的心理学专业教师为主试, 采用网络施测方式, 以班级为单位逐一将被试统一集中于其学校机房进行。测试前, 主试讲明相关要求和解释指导语, 重点强调保密原则, 确认无疑义后被试开始作答; 测试结束后, 赠送被试一份小礼品表示感谢。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 IBM SPSS22.0 统计分析软件在 windows2007 系统中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首先,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然后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 接着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2.1 (Hayes, 2013) 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交往能力、孤独感和生命意义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自我报告法, 这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周浩, 龙立荣, 2004)。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 首先在程序上尽可能规范, 如选择信效度较高的

测量工具, 采用匿名方式作答, 问卷题项使用反向计分陈述等。另外, 还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对共同方法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共有 11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 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5.57%, 远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这表明该研究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 交往能力、孤独感、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为因变量做多元方差分析 (MANOVA)。结果表明, 性别的主效应显著, $Wilks' \lambda = 0.99$, $F(4, 1469) = 3.43$, $p = 0.008$, $\eta_p^2 = 0.009$; 年级的主效应不显著, $Wilks' \lambda = 0.99$, $F(4, 1469) = 2.21$, $p = 0.066$, $\eta_p^2 = 0.006$; 性别与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Wilks' \lambda = 0.99$, $F(4, 1469) = 0.83$, $p = 0.503$, $\eta_p^2 = 0.002$ 。进一步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交往能力的性别差异显著, $F(1, 1472) = 7.11$, $p = 0.008$, $\eta_p^2 = 0.005$, 男生的交往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孤独感的性别差异显著, $F(1, 1472) = 9.34$, $p = 0.002$, $\eta_p^2 = 0.006$, 女生的孤独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接着进一步对人际交往能力 5 个维度进行的性别差异比较, 发现在主动交往 ($t = 4.82$, $p < 0.001$)、自我暴露 ($t = 2.37$, $p = 0.02$) 和冲突管理 ($t = 3.52$, $p < 0.001$) 等方面, 男生均显著高于女生, 而在适当拒绝 ($t = 0.95$, $p = 0.34$) 和情感支持 ($t = -0.91$, $p = 0.36$) 方面, 男女生没有显著差异。

男女生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表 1), 在男女生中, 交往能力与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均呈显著正相关, 与孤独感显著负相关; 孤独感与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均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

	1	2	3	4
1. 交往能力	1	-0.53 ***	0.40 ***	0.16 ***
2. 孤独感	-0.50 **	1	-0.39 ***	-0.12 **
3. 拥有意义	0.34 **	-0.35 **	1	0.31 ***
4. 追寻意义	0.15 **	-0.10 **	0.23 **	1

注: 左下角为男生的结果, 右上角为女生的结果;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第一步, 采用回归方程 $Y = c_0 + c_1 \text{ 交往能力} + c_2 \text{ 年级} + c_3 \text{ 交往能力} \times \text{年级} + e_1$ (方程一) 检验交往能力对生命意义的直接效应是否显著, 以及直接效应是否受到年级调节。方程一的检验结果显示, 交往能力对拥有意义的效应显著, $\beta = 0.37$, $t =$

10.64, 95% 置信区间为 $[0.31, 0.44]$, $p < 0.001$; 交往能力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对拥有意义的效应不显著, $\beta = -0.04$, $t = -1.00$, 95% 置信区间为 $[-0.10, 0.03]$, $p > 0.05$; 交往能力对追寻意义的效应显著, $\beta = 0.20$, $t = 5.50$, 95% 置信区间为 $[0.13, 0.27]$, $p < 0.001$, 交往能力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对追寻意义的效应不显著, $\beta = -0.07$, $t = -1.95$, 95% 置信区间为 $[-0.14, 0.001]$, $p > 0.05$ 。交往能力对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且不受年级的调节。

第二步, 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并采用回归方程: 孤独感 $= a_0 + a_1$ 交往能力 $+ a_2$ 年级 $+ a_3$ 交往能力 * 年级 $+ e_2$ (方程二) 和 $Y = c_0' + c_1'$ 交往能力 $+ b_1$ 孤独感 $+ e_3$ (方程三), 检验交往能力经过孤独感对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到年级的调节。方程二的检验结果显示, 交往能力对孤独感的效应显著, $\beta = -0.55$, $t = -17.38$, 95% 置信区间为 $[-0.62, -0.50]$, $p < 0.001$; 交往能力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对孤独感的效应显著, $\beta = 0.08$, $t = 2.59$, 95% 置信区间为 $[0.02, 0.14]$, $p < 0.01$ 。方程三的检验结果显示, 交往能力对拥有意义的效应显著, $\beta = 0.23$, $t = 8.23$, 95% 置信区间为 $[0.18, 0.29]$, $p < 0.001$; 孤独感对拥有意义的效应显著, $\beta = -0.24$, $t = -8.58$, 95% 置信区间为 $[-0.29, -0.18]$, $p < 0.001$; 交往能力对追寻意义的效应显著, $\beta = 0.13$, $t = 4.39$, 95% 置信区间为 $[0.07, 0.19]$, $p < 0.001$; 孤独感对追寻意义的效应不显著, $\beta = -0.04$, $t = -1.20$, 95% 置信区间为 $[-0.09, 0.02]$, $p > 0.05$ 。综合以上结果, 交往能力经过孤独感对拥有意义的中介效应受到年级的调节得到支持, 而交往能力经过孤独感对追寻意义的中介效应受到年级的调节没有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考察大一和大二学生的交往能力对孤独感的预测效应, 我们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Aiken, West, & Reno, 1991)。结果显示 (图 2), 大一和大二学生的交往能力对孤独感的负向预测效应均显著; 但与大二学生相比, 大一学生交往能力对孤独感的效应更强。

第三步, 因只有交往能力与拥有意义的有调节中介模型得到验证, 接下来计算该模型的中介效应量。交往能力对拥有意义的中介效应为 $M = (a_1 + a_3) \times b_1$ 。其中交往能力对拥有意义的直接效应为 0.23, 95% 置信区间为 $[0.17, 0.28]$, 对大一学生而言, 其中介效应为 0.13, 95% 置信区间为 $[0.10, 0.17]$,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5%; 对大二学生而

言, 其中介效应为 0.10, 95% 置信区间为 $[0.08, 0.14]$,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7%。

4 讨论

4.1 人际交往能力和孤独感的特征及与生命意义的关系

交往能力是一种社会能力 (陈斌斌, 李丹, 陈欣银, 陈峰, 2011), 是进行有效人际互动, 获得积极人际联结感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表明, 交往能力和孤独感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而言, 整体上, 男生的交往能力显著高于女生, 孤独感显著低于女生。在交往能力方面, 目前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同样是大学生被试, 有研究发现男生的交往能力显著高于女生 (李晓东, 2012); 正好相反, 也有研究发现男生的交往能力显著低于女生 (李芹燕, 2008); 还有研究发现交往能力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魏源, 2005)。在孤独感方面, 本研究与已有一些结果不一致 (李彩娜, 班兰美, 李红梅, 2010; 邓丽芳, 王瑞, 郑日昌, 2007)。然而, 以往研究均单独考察交往能力或孤独感的性别差异, 没有在同一研究中同时考察交往能力和孤独感的性别差异。一般而言, 在交往能力与孤独感的关系上, 前者高后者则低, 或前者低后者则高。在本研究中, 男女性别中的交往能力与孤独感的关系与这一要求是一致的。或许是男生相对比较主动, 交友更加广泛, 获得的社交技能练习较多, 而且更有胆量自我表露和善于处理冲突, 因而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 更容易获得人际支持与联结, 因而孤独感也相对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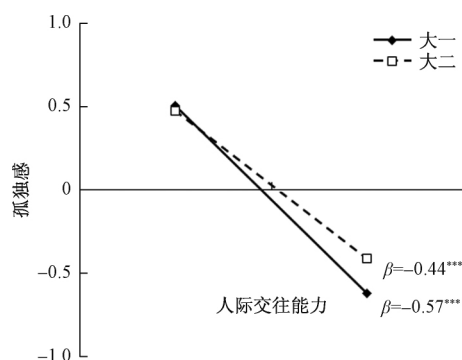


图2 年级对人际交往能力预测孤独感的调节作用

但是, 相关分析表明, 在男女生中, 交往能力均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 ($r_{男} = -0.48$; $r_{女} = -0.53$)。此结果与已有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Uruk & Demir, 2003; 田录梅, 陈光辉, 王姝琼, 刘海娇, 张文新, 2012; 张锦涛等, 2011)。大学阶段, 个体

处于成年初期。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理论,此阶段个体的心理发展任务是获得亲密感避免孤独感。孤独感是个体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质量和数量与期望不一致时产生的。获得人际联结避免孤独感是人的本能需求。而交往能力是个体存在和获得人际联结的重要保障。本研究还发现,交往能力与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均呈显著正相关,孤独感与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均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交往能力可能是生命意义的保护因子,而孤独感是风险因子。研究表明,个体在交往中获得的信息满足自身心理需求,刺激了大脑的奖赏系统,从而获得生命意义体验(包爱民,斯瓦伯,2015)。即,人类能够通过人际交往赋予自己生命以意义感。

4.2 人际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当前,我国正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社交能力较差者往往承受更多的人际拒绝、低学业成就以及心理适应问题(Liu et al., 2015; Liu et al., 2017; Liu et al., 2014),从而获得较低的生命意义体验。而且,作为负性心理体验的孤独感(Fitts, Sebby, & Zlokovich, 2009),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或行为反应具有负性影响。例如,体验到孤独感的人更容易感冒(LeRoy, Murdock, Jaremka, Loya, & Fagundes, 2017)。同理,在人际联结缺乏或不满意的情境下所产生的孤独感势必影响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King & Geise, 2011; Stillman et al., 2009)。值得一提,拥有意义不同于追寻意义。两者的关系可能正向或负向,因此与交往能力和孤独感的关系模型也可能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孤独感在交往能力与拥有意义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交往能力与追寻意义之间不起中介作用。本研究支持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关于孤独与个体意义存在之间关系的理论观点。孤独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固有困境之一(Yalom, 1980)。人类害怕孤独但又不得不面对孤独。因而大脑的发展使人具有人际交往能力,获得亲密的人际联结,以努力应对人类的终极孤独。

此外,调节作用结果进一步表明,上述的中介效应存在年级差异。在此,年级应该理解为情境变量。在不同年级,个体所处的情境不同,因而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同。而且,本研究关注大一年级,选择大二年级作为参照。结果显示,相比于大二,在大一年级,孤独感在交往能力与拥有意义关系之间起的中介效应量更大。这说明,相比于大二学生,同样的交往能力引发大一新生更高的孤独感,从而对拥有

意义的负性效应更大。换言之,孤独感更可能成为大一新生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体验之间关系的风险因子。根据Sullivan的人际关系理论,在不同情境下,个体的社会需求会发生变化(Sullivan, Cohen, Gawel, & Perry, 1955)。而且,在感觉陌生的环境中,孤独感油然而生。获得联结感是抵抗孤独感的重要手段(Craig, Vos, Cooper, & Correia, 2016)。对大一新生而言,大学校园是陌生的,孤独感相对强烈。因此,迅速熟悉新环境尤其是人际环境,获得人际联结,以保障社会适应良好,是其此阶段的重要社会需求,交往能力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而大二阶段,学生对环境相对熟悉(包括人际环境),即已拥有一定的人际联结,主动获得人际联结在大二阶段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即,相对于在大一,交往能力的重要性在大二就不那么突显,因而表现为交往能力对孤独感的预测力有所降低。因此,年级调节了人际交往能力与孤独感的关系。

总之,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年级对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起调节作用的假设,验证了人际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之间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拓展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关于个体意义存在的理论观点。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类通过提高自身的交往能力,获得人际联结以抵抗孤独感。交往能力对个体意义存在十分重要。本研究在年级的调节效应方面进一步区分了在不同阶段/情境(大一 vs. 大二)中,交往能力对孤独感及生命意义的作用。

4.3 教育启示、研究不足与展望

在人生转折时期,个体最容易出现心理适应问题,甚至心理危机。大学阶段是个体迈向成年的重要转折期。对刚挣脱父母管束的大一新生而言,他们既要适应新的环境,又要适应心理上的独立。上大学之后,他们拥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且不得不重新面临那些以前没认真思考过的诸如“我是谁,我要什么,我要去哪”等人生命题,以定位和发展自我。但在新的人生目标(purpose in life)确立之前,迷茫与空虚在所难免。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在此时(大一)尤为重要。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大二学生,同样的交往能力对大一新生拥有生命意义(生命意义体验)的影响更大。人际交往能力训练可以作为大一新生生命意义教育的抓手。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无法作出变量间的因果推论。未来将采取纵向研究设计,揭示人际交往能力、孤独感与生命意义之间的关系发展,或采用实验研究设

计,揭示人际交往能力对生命意义的影响及其机制;第二、本研究着重考察了孤独感和年级在人际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关系中的作用。除了孤独感,可能还有其它心理或行为变量,如自主性、效能感等基本心理需求,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同样,除了年级,可能还有其它情境变量在其中起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将考虑其它变量在上述关系中的作用,全面地考察人际交往能力对生命意义影响的过程及其机制;第三、在本研究中,大一与大二年级相当于情境变量中的人际陌生与人际熟悉情境。大二是参照群体,那么以大三或大四作为参照群体,年级是否还能起调节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究。尽管存在上述不足,本研究结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人际交往能力对大学生生命意义的影响过程,以及有助于教育实践者有针对性地开展大一新生适应性生命教育活动。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男生的交往能力显著高于女生,而孤独感显著低于女生。

(2) 交往能力与孤独感均呈显著负相关,与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均呈显著正相关;而孤独感与它们均呈显著负相关。

(3) 孤独感在交往能力与生命意义之间的中介效应前半路径受到年级的调节。

参考文献:

- Aiken, L. S., West, S. G., & Reno, R. R.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United Stat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Asher, S. R., Hymel, S., & Renshaw, P. D. (1984). Loneliness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5(4), 1456–1464.
- Asher, S. R., & Paquette, J. A. (2003). Loneliness and peer relations in childhood.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3), 75–78.
-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3), 497–529.
- Buber, M. (1965). *The knowledge of man A philosophy of the interhu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uhrmester, D., Furman, W., Wittenberg, M. T., & Reis, H. T. (1988). Five domains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in pee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6), 991–1008.
- Chen, X., Liu, M., Rubin, K. H., Cen, G. Z., Gao, X., & Li, D. (2002). Sociability and prosocial orientation as predictors of youth adjustment: A seven-year longitudinal study in a Chinese sam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6(2), 128–136.
- Chen, X., Wang, L., Li, D., & Liu, J. (2014). Loneli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across contex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10), 2324–2333.
- Craig, M., Vos, J., Cooper, M., & Correia, E. A. (2016).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ies. In D. J. Cain, K. Keenan, S. Rubin, D. J. Cain, K. Keenan & S. Rubin (Eds.), *Humanistic psychotherapies: Handbook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2nd ed. (pp. 283–317).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Emmons, R. A. (2003). Personal goals, life meaning, and virtue: Wellsprings of a positive life. In C. L. M. Keyes, J. Haidt, C. L. M. Keyes & J. Haidt (Eds.), *Flourish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nd the life well-lived*. (pp. 105–128).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Fitts, S. D., Sebbey, R. A., & Zlokovich, M. S. (2009). Humor Styles as Mediators of the Shyness–Loneliness Relationship.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2), 257–272.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Heine, S. J., Proulx, T., & Vohs, K. D. (2006). The 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 On the Coherence of Social Motiv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2), 88–110.
- Heintzelman, S. J., & King, L. A. (2014). Life is pretty meaningful. *American Psychologist*, 69(6), 561–574.
- Holt, L. J. (2014). Help seeking and social competence mediate the parental attachment–college student adjustment rela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1(4), 640–654.
- Josselson, R. (1995). *The space between us: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King, L. A., & Geise, A. C. (2011). Being forgotten: Implications for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1(6), 696–709.
- Kleiman, E. M., Adams, L. M., Kashdan, T. B., & Riskind, J. H. (2013). Gratitude and grit indirectly reduce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s by enhancing meaning in life: Evidence for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7(5), 539–546.
- Lambert, N. M., Stillman, T. F., Hicks, J. A., Kamble, S., Baumeister, R. F., & Fincham, F. D. (2013). To belong is to matter: Sense of belonging enhances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11), 1418–1427.
- LeRoy, A. S., Murdock, K. W., Jaremka, L. M., Loya, A., & Fagundes, C. P. (2017). Loneliness predicts self-reported cold symptoms after a viral challenge. *Health Psychology*, 36(5), 512–520.
- Liu, J., Chen, X., Coplan, R. J., Ding, X., Zabatany, L., & Ellis, W. (2015). Shyness and unsociability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adjustment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childre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6(3), 371–386.
- Liu, J., Chen, X., Zhou, Y., Li, D., Fu, R., & Coplan, R. J. (2017). Relations of shyness–sensitivity and unsociability with adjustment in middl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in suburban Chinese

-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41(6), 681–687.
- Liu, J., Coplan, R. J., Chen, X., Li, D., Ding, X., & Zhou, Y. (2014). Unsociability and shyness in Chinese children: Concurrent and predictive relations with indices of adjustment. *Social Development*, 23(1), 119–136.
- Maner, J. K., DeWall, C. N., Baumeister, R. F., & Schaller, M. (2007). Does social exclusion motivate interpersonal reconnection? Resolving the “porcupine probl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1), 42–55.
- O’Donnell, M. B., Bentele, C. N., Grossman, H. B., Le, Y., Jang, H., & Steger, M. F. (2014). You, me, and meaning: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connections between relationships and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Africa*, 24(1), 69–79.
- Rowles, G. D. (2008). Place in occupational science: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 in the quest for meaning.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 15(3), 127–135.
- Steger. (2009). Meaning in life. In Snyder CR & Lopez SJ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pp. 679–68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ger, Frazier, P., Oishi, S.,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93.
- Steger, M. F., Kashdan, T. B., Sullivan, B. A., & Lorentz, D. (2008). Understanding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Personality,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dynamic between seeking and experiencing mea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6(2), 199–228.
-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Lambert, N. M., Crescioni, A. W., DeWall, C. N., & Fincham, F. D. (2009). Alone and without purpose: Life loses meaning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4), 686–694.
- Sullivan, H. S., Cohen, M. B., Gawel, M. L., & Perry, H. S. (1955).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Edited by Helen Swick Perry and Mary Ladd Gawel,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abel Blake Cohen: London; printed in USA.
- Uruk, A. C., & Demir, A. (2003). The role of peers and families in predicting the loneliness level of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7(2), 179–193.
- Van Tongeren, D. R., Green, J. D., Davis, D. E., Hook, J. N., & Hulse, T. L. (2016). Prosociality enhances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1(3), 225–236.
- Van Tongeren, D. R., Green, J. D., Hook, J. N., Davis, D. E., Davis, J. L., & Ramos, M. (2015). Forgiveness increases meaning in lif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6(1), 47–55.
- Weiss, R. S. (1987).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lonel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2), 1–16.
- Yalom, I. D. (1980).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Printed in the USA: Basic Books.
- Yang, C. -c., & Brown, B. B. (2015). Factors involved in associations between 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adjustment: Social competence,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use patter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6, 245–253.
- 包爱民, 迪克·斯瓦伯. (2015). 自杀和生命的意义——来自脑科学研究的解读.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5(4), 109–120.
- 陈斌斌, 李丹, 陈欣银, 陈峰. (2011). 作为社会和文化情境的同伴圈子对儿童社会能力发展的影响. *心理学报*, 43(1), 74–91.
- 邓丽芳, 王瑞, 郑日昌. (2007). 大学生孤独感、应对策略与气质类型的关系. *心理与行为研究*, 5(2), 120–126.
- 高原. (2012). 大学生人际关系、自我价值感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师范大学.
- 李彩娜, 班兰美, 李红梅. (2010). 大学生孤独感及其与依恋、自尊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4), 514–516.
- 李丹. (2008). 人际互动与社会行为发展. 浙江: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李海春. (2014). 大学生微系统人际关系、自我认同与生命意义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 福州.
- 李芹燕. (2008). 地方高校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研究——以重庆文理学院为样本(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 李晓东. (2012). 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现状的实证分析.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7(1), 101–105.
- 刘俊升, 周颖, 李丹, 陈欣银. (2015). 儿童中期和青春早期独处偏好与心理适应之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报*, 47(08), 1004–1012.
- 刘思斯, 甘怡群. (2010).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4(6), 478–482.
- 曲可佳, 邹泓, 余益兵. (2010). 青少年孤独感与人格五因素的关系: 人际关系能力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探新*, 30(06), 75–80.
- 田录梅, 陈光辉, 王姝琼, 刘海娇, 张文新. (2012). 父母支持、友谊支持对早中期青少年孤独感和抑郁的影响. *心理学报*, 44(07), 944–956.
- 魏源. (2005). 人际交往能力问卷在大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评价. *中国学校卫生*, 26(12), 1046–1048.
-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竞争还是替补? *心理学报*, 46(5), 714–726.
- 徐凯文. 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 第九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 北京, 2016.
- 张锦涛, 刘勤学, 邓林园, 方晓义, 刘朝莹, 兰菁. (2011). 青少年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6), 641–647.
-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Meaning in Life: Roles of Loneliness and Grade

ZHANG Rongwei¹ KE Shaojing² LIAN Rong³ LI Dan⁴

(1.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Fujian Academy of Governance, Fuzhou 350001;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Event Management,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3.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4.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examin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which loneliness med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meaning in life,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moderated by grade. We surveyed 1476 college students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from three colleges at Fujian province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nd the Illinois Loneliness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here were gender differences on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loneliness. Boys gained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lower scores in loneliness than girls; (2)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loneliness, but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However, loneliness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3) Loneliness served as a mediator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lso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neliness in the relation was moderated by grade. As compared to sophomores, larger mediating effect size of loneliness was found in the freshmen. Results we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promoting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of adjustment for freshme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grade;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loneliness; meaning in life